

纸上建筑 胡辛文集 4



胡辛◎著

怀念瓷香

女性主义探索小说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瓷香/胡辛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8

ISBN 7-5391-3035-0/I·757

I.怀... II.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5895号

怀念瓷香 / 胡辛著

责任编辑 方 敏 吴承平

美术编辑 李 峻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965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6千

插 图 18幅

书 号 ISBN 7-5391-3035-0/I·757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胡辛，原名胡清，中国作家。1945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祖籍安徽黄山太平。现为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1983年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一发不可收，涉小说、传记、影视文学、散文随笔和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至今已出版书30本。其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马来西亚。三部传记在海峡两岸出版，在世界华人区中有较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以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有激情的艺术顿悟创造了真诚、鲜活的人间情致和灵活不拘的艺术表达形式。

为读者喜爱且为文坛关注的主要作品有：

《胡辛自选集》4卷本（作家出版社）

长篇小说：

《蔷薇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陶瓷物语》（花城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长篇传记：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时代文艺出版社、台湾新潮社、作家出版社）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作家出版社）

《陈香梅传》

（作家出版社、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花山出版社）

《彭友善传》（作家出版社）

《网络妈妈》（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短篇小说集：

《这里有泉水》（作家出版社）

《地上有个黑太阳》（江西人民出版社）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河北教育出版社）

散文集《女人的眼睛》（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影视文学：

电视文学剧本《花谢花会再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8集电视连续剧《蔷薇雨》原著、编剧

上海永乐电影集团、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

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撰稿，江西电视台摄制

上下集电视专题片《千里踏访颂师魂》编导、总撰稿

江西教育电视台摄制

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编导、总撰稿

江西电视台、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联合摄制

论著《电视艺术十二讲》

《百年回眸——名导名片管窥》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敏 吴承平

美术编辑：李峻

封面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陶瓷是真实的

故事是虚构的

——献给执着于白色土的学者与陶艺家



怀念瓷香

陶瓷是真实的
故事是虚构的

献给执着于白色土的学者与陶艺家。

石会崩,木会朽,人会亡,而瓷,即使粉身碎骨,千年万载后其质也不变。瓷是永恒的信息,是不朽的瓷工的史记。它总是忠实地、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娩它的时代特有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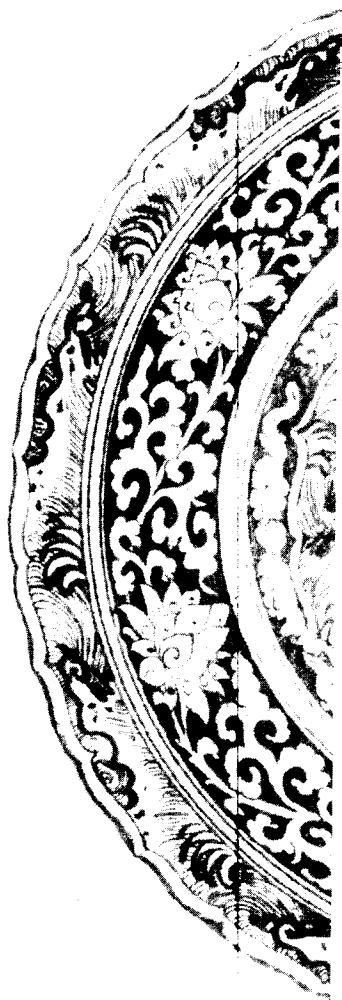
——古陶瓷学者说



目 录 Contents

Ⅰ 4	自 序
Ⅰ 10	第 一 章 白色土
Ⅰ 34	第 二 章 骚寡妇
Ⅰ 51	第 三 章 罗汉肚
Ⅰ 70	第 四 章 窑门图腾
Ⅰ 87	第 五 章 火狐狸
Ⅰ 110	第 六 章 走过从前
Ⅰ 129	第 七 章 湖田青花

149	第 八 章	似水女人
178	第 九 章	龙凤呈祥
198	第 十 章	红蛇莓
216	第十一章	过手七十二
234	第十二章	皇家瓷
257	第十三章	釉衣
285	尾 声	
295	后 记	



自序

我喜爱暮春雨。

这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2004年的冬季或2005年的暮春雨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这是继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后的二度春。1996年的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和《陈香梅传》。这一回，加了长篇小说《怀念瓷香》与论著《我爱她们》。

还是八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

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有人叹说“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俯瞰曰“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1991年6月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28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暮春季节，播出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怀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语》，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揉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天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不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怀念瓷香》将我从22

岁到30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沉淀其间，还有走过岁月的沉甸甸的感喟。1991年我作为主创人之一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第一届研究生拍摄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2005年元旦始接连5天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曰：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融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怀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应该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也源于童年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工商界的代表、主席团成员，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已达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已达便是当年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于一偶然的机缘中，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1937年父、母两个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

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该书原名《章江长恨歌》,创作始于1986年,1993年暮春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名)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成为上海的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我的心并不欣喜。

想当年张爱玲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一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但2004年的自选集,力图打个平手。《我爱她们》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仿佛是作个见证,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自己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但心并不满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暮春雨中的女人的故事,会像“流言”般传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和侯秀芬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暮春,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也是件高兴的事。感谢江西省出版局、出版集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黄鹤先生、许志锐先生、周榕芳先生、张秋林先生的帮助。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邵鸿博士亦是我的忘年交吧。感谢我当年的学生小吴辉和小王奕,吴辉现在北京发展,王奕在江门发展,正是他们常念念要将我的书给当年的同学们,才有了这第二回的自选且成集。我信:清泉汨汨,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还要说的是,无论是2004年的冬季还是2005年的暮春雨时,皆为胡辛我创作、获奖二十一周年纪念,这套六卷本的自选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充溢的是数字化的情趣,蛮好。

胡辛于南昌大学

原序写于1995年12月27日

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自纽约大学归来



第一章 白色土

·1·

一个男人拿起一撮白色土,对一个女孩说:这是一朵白玫瑰。

女孩摇头不信。

女孩双手捧着一只黑色的单耳陶罐,这只陶罐小小的,派不上什么实用。女孩用它插花,是娇艳欲滴的蛇枕头花,茎太柔,绿叶红苞似无助般攀附罐口。女孩为了采摘蛇枕头花,挽起肥大的绿军裤,脱了鞋,一双赤脚踩在溪边,已被早春的水激得通红。女孩扎着两条刷子小辫,着黑色的毛线套衫,这样子过早的素朴,却因了陶罐和蛇苞,仍像一幅色泽柔和的水粉画。

男人说:不信?借你的罐罐给我用一会,它见了水,就开出白玫瑰。

女孩畅快,她把蛇枕头花小心放在溪畔青石上,陶罐给了男人。

男人的眼望着她的赤脚:春江水暖鸭先知,你的脚不是鸭蹼吧,穿上鞋。

她脸红了,感到命令式话语里的温暖,听话地穿上了鞋。

男人一只手将陶罐在溪水里慢悠悠漂洗,阳光把碎金撒进溪里,也撒进罐里,男人眼花,陶罐内有枯叶晃悠,换一侧,又见细密的碎花晃荡,罐底是个黄黄的“吉”字。他又举起陶罐细看,说:这不是陶罐,是一只黑釉瓷罐,罐里还有纹饰。这形状,像是用来装茶叶的茶罍,可多了只耳朵,也太小了点。小朋友,能告诉我,你从哪得到的?

女孩不回答,只是催他:白玫瑰呀。

男人便不再多言,遂将罐里盛上水,再将白色土块轻轻放入罐中,说:你看。

女孩的眼便盯着白色土不放。不一会,白色土果真一瓣一瓣启开,像煞含苞绽放的玫瑰。女孩惊奇地叹曰:白玫瑰呵!

可女孩话音未落,白玫瑰瓣瓣崩落!花开花谢,转瞬即逝。酱黑的罐底是一



小滩粉白色土末。她目瞪口呆,遂像历经沧桑的妇人般叹了口气。

男人说:你别伤心,她日后还可以变成百花千器。

她信他了,说:那你变呀,快变呀。她还想看他的类魔术表演。

他朝她眦眦眼说:急不得的,来日方长。这是瓷土,Kaolin,但并不能单独制瓷,得跟瓷石揉合后,过手七十二,又经窑火烧炼才成。可你要晓得,它虽是土,却是制瓷的骨骼,有她,方经得起 1700 度火的高温烧炼。硬质瓷靠的是它。

她听不太懂,只一个劲问: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

男人说:你别急,等到点火开窑时,我一准带你去看一窑千变。

男人的个头很高大,有一头发红的头发,夕照镀金,那毛发红如火焰。男人居高临下,狡猾又得意地操纵着她,她着了魔似的心甘情愿。为什么?她不知道,她在心里喊他火狐狸。火狐狸穿得也极单薄,蚂蚁灰的衬衣长裤,袖口裤腿也都挽得高高的,是种摩拳擦掌的架势。他袒露的胳膊腿脚上汗毛发达,倒不是红色,是黑色。但他的衣裤跟别人的不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袋,她悄悄数过,有 13 个之多!许多年后,她见着玩摄影的人有穿这种服装的,并称为摄影服。那时,他也有一个照相机,但他很少给人照相,他照的多是破瓷片和满是破瓷片破窑具的废墟。

男人又掏出一块白色土,说:还看白玫瑰么?

女孩却说:不要。她不要再看玫瑰一现。她记住了这朵转瞬即逝的白玫瑰。她满心怅惘。

男人用力将白色土掰断,说:白玫瑰也有优劣之分,把它放到火里烧,断口像麻布纹的,是最好的白色土;断口如麦芽糖的,次之;若是平滑无纹,那是无用的白色土。太光滑的,没有个性,做出坯胎,火里烧炼,软沓沓的废品。

她似懂非懂。

男人还想看看她的黑釉罐,又一次很随便地问问:你从哪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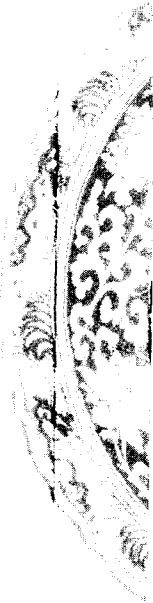
女孩不说。女孩盯着自家的黑罐,不管它是陶还是瓷。

男人说:知道陶和瓷的区别么?

女孩说:水缸瓦钵煮汤盛盐的是陶,吃饭的碗盘插笔洗笔的是瓷。

她说的是她家的器皿状况。这只小黑罐,外婆就用它盛过盐,且夸它总也不破,别的陶罐盛盐,好好的,底就断裂了。

男人想想,说:水缸算是陶向瓷的过渡,叫炆。以后慢慢跟你说。可你首先要





晓得,陶,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物质;而瓷,是中国的创造。懂么? CHINA—中国, china—瓷。中国是瓷的祖国。瓷,当与四大发明比肩而立。

他的亮词也与平日灌进满耳的豪言壮语硬是有不同的质感。

那年,她 13 岁,他 30 岁。

他是土著,她是小过客。

13 岁的女孩刚随母亲从省城下放到白色土的故乡。十几里外才有所公社中学,她常赖着不去,只漫山遍野转悠,是个不循规蹈矩的淘气女孩。

30 岁的男人相貌压根不像一个读书人,更不要说学者了。他介乎农民和运动员之间,皮黑体健、四肢发达,常天蒙蒙亮便用锄头肩着一只竹箩筐出门,鞋帮粘着黄土,就像赶早拾粪的村里人,他拾的却是破瓷碎瓦。他的服饰在城里也属异类,在山村就像马戏团演员一样引人注目。他人也怪,不是沉默不语、爱理不理,就是口若悬河,再加上一头火焰般的红头发,他的泥土气便很不正宗。这个男人常天马行空,是个放荡不羁的男人。

女孩却对这个大男人痴迷不已,也许,只不过是把他当成了父兄,女孩是个遗腹子,在没有男人的家庭中长大,这个主动接近她的大男人于她便很新鲜奇特。她企盼着和这个男人做一路,在山的荒瘠地溪的奔腾处流连,听他说瓷话陶。可是,难得。她欲做他的小尾巴而不可得,虽然他们同住一个小村一个屋脊下。

小村在白色荒原的褶皱里,小村却是绿色的,那大概是因为东河绕村而过。

白色荒原上有白色的洞穴、白色的小径,就连稀疏的绿树灌木也被覆盖上白色的粉末……是一片白的苍凉。这片白色土的小丘陵群落其实一点也不雄伟,可因了这一望无际的白,便有北国雪原的一望无际和南海微风中的浩淼之感。当地老表理直气壮自称为“岭”,且标榜其“高”,就叫“高岭”。高岭坳里的小村也叫高岭村。小村很有些年头且很有点名气,入村口处有座极古朴又极别致的无梁亭,原本宽阔平缓的东河因河床变得逼仄又跌宕起来,竟显出大瀑布的缩影。势如瀑,清如泉,水声轰隆,水碓咚咚,亭便叫水口亭。亭内威严立着明万历和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所立的四块石碑,成了当年这里采运白色土的繁忙和重要的依据和纪念。

因为这个男人的讲述,女孩才知晓其貌不扬的小村尽管其貌不扬,却硬是声名赫赫的高岭村。

男人说,世界上不论哪个种族的制瓷人没有不知晓“高岭土”的。其中有文化